

三國志

五



呂布張邈臧洪傳第七 魏書 國志七

○呂布傳



呂布字奉先五原郡九原人也以驍武給并州刺史丁原為騎都尉屯河內以布為主簿大見

親待靈帝崩原將兵詣洛陽英雄記曰原字建陽本出自寒家為人麤略有

武勇善騎射為南縣吏受使不辭難有警急追寇虜輒在其前裁知書少有吏用與何進謀誅

諸黃門拜執金吾進敗董卓入京都將為亂欲

殺原并其兵眾卓以布見信於原誘布令殺原

布斬原首詣卓卓以布為騎都尉甚愛信之誓

為父子布便弓馬膂力過人號為飛將稍遷至

中郎將封都亭侯卓自以遇人無禮恐人謀已

行止常以布自衛然卓性剛而褊忿不思難嘗

小失意拔手戟擲布布拳捷避之詩曰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注拳

也為卓顧謝卓意亦解由是陰怨卓卓常使布

守中閣布與卓侍婢私通恐事發覺心不自安

先是司徒王允以布州里壯健厚接納之後布

詣允陳卓幾見殺狀時允與僕射士孫瑞密謀

誅卓是以告布使為內應布曰柰如父子何允

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今憂死不暇何謂父子

布遂許之手刃刺卓語在卓傳允以布為奮威

呂布



將軍假節儀比三司進封溫侯共秉朝政布自

殺卓後畏惡涼州人涼州人皆怨由是李傕等

遂相結還攻長安城英雄記曰郭汜在城北布開城門將兵就汜言且却兵但身決勝負

汜布乃獨共對戰布以矛刺中汜汜後騎遂前救汜汜布遂各兩罷布不能拒李傕等遂

入長安卓死後六旬布亦敗臣松之案英雄記曰諸書布以四月二十三日

殺卓六月一日敗走將數百騎出武關欲詣袁術布

自以殺卓為術報讎欲以德之術惡其反覆拒

而不受北詣袁紹紹與布擊張燕於常山燕精

兵萬餘騎數千布有良馬曰赤兔曹瞞傳曰時人有赤兔常與其親近成廉魏越等陷鋒突陣遂破

燕軍而求益兵眾將士鈔掠紹患忌之布覺其

意從紹求去紹恐還為己害遣壯士夜掩殺布不

獲事露布走河內英雄記曰布自以有功於袁氏輕傲紹下諸將以為擅相署置不足貴也

布求還洛紹假布領司隸校尉外言當遣內欲殺布明日當發紹遣甲士三十人辭以送布布使止於帳側為使人於帳

中敲箏紹兵卧布無何出帳去而兵不覺夜半兵起亂斫布牀被謂為已死明旦紹訊問知布尚在乃閉城門布遂引去

與張揚合紹令眾追之皆畏布莫敢逼近者英雄

記曰揚及部曲諸將皆受傕汜購募共圖布布聞之謂揚曰布卿州里也卿殺布於卿弱不如賣布可極得記傕爵寵揚於

是外許汜傕內實保護布汜傕患之更下大封詔書以布為潁川太守

○張邈傳

張邈字孟卓東平壽張人也少以俠聞振窮救

呂布張邈

呂布張邈

急傾家無愛士多歸之太祖袁紹皆與邈友辟公府以高第拜騎都尉遷陳留太守董卓之亂太守與邈首舉義兵汴水之戰邈遣衛茲將兵隨太祖袁紹既爲盟主有驕矜色邈正議責紹紹使太祖殺邈太祖不聽責紹曰孟卓親友也是非當容之今天下未定不宜自相危也邈知之益德太祖太祖之征陶謙勅家曰我若不還往依孟卓後還見邈垂泣相對其親如此呂布之捨袁紹從張揚也過邈臨別把手共誓紹聞之大恨邈畏太祖終爲紹擊已也心不自安與

平元年太祖復征謙邈弟超與太祖將陳宮從事中郎許汜王楷共謀叛太祖宮說邈曰今雄傑並起天下分崩君以千里之衆當四戰之地撫劍顧眄亦足以爲人豪而反制於人不以鄙乎今州軍東征其處空虛呂布壯士善戰無前若權迎之共收兗州觀天下形勢俟時事之變通此亦縱橫之一時也邈從之太祖初使宮將兵留屯東郡遂以其衆東迎布爲兗州牧據濮陽郡縣皆應唯鄆城東阿范爲太祖守太祖引軍還與布戰於濮陽太祖軍不利相持百餘日

是時歲旱蟲蝗少穀百姓相食布東屯山陽二

年間太祖乃盡復收諸城擊破布於鉅野布東

奔劉備英雄記曰布見備甚敬之謂備曰我與卿同邊地

諸將無安布者皆欲殺布耳請備於帳中坐婦牀上令婦向

拜酌酒飲食各備為弟備見布語言無常外然之而內不說

邈從布留超將家屬屯雍丘太祖攻圍數月屠

之斬超及其家邈詣表術請救未至自為其兵

所殺獻帝春秋曰表術請稱尊號邈謂術曰漢據火德絕

上席出則為眾目之所屬華霍不能增其高淵泉不能同其

量可謂巍巍蕩蕩無與為貳何為捨此而欲稱制恐福不盈

皆禍將溢也莊周之稱郊祭犧牛養飼經年衣以文繡宰執

驚刀以入廟門當此之時求為孤犢不可得也案本傳邈詣

術未至而死而此云備東擊術布襲取下邳備還歸

諫稱尊號未詳孰是

布布遣備屯小沛布自稱徐州刺史英雄記曰布

與袁術術報書曰昔董卓作亂破壞王室禍害術門戶術舉

兵關東未能屠裂卓將軍誅卓送其頭首為術掃滅離恥使

術明目於當世死生不愧其功一也昔將金元休向兖州南

詣封部為曹操逆所拒破流離奔走幾至滅亡將軍破兖州

術復明目於遐邇其功二也術生年已來不聞天下有劉備

備乃舉兵與術對戰術憑將軍威靈得以破備其功三也將

張貌

小踊躍如復更生將軍兵向城西門丹楊軍便開門內將軍
矣布遂夜進晨到城下天明丹楊兵悉開門內布兵於門
上坐步騎放火大破益德兵獲備妻子軍資及部曲將吏士
家口建安元年六月夜半時布將河內郝萌反將兵入布所
治下邳府詣聽事閣外同聲大呼攻閣閣堅不得入布不知
反者為誰直牽婦科頭袒衣相將從閣上排壁出詣都督高
順營直排順門入順問將軍有所隱不布言何內兒聲順言
此郝萌也順即嚴兵入府弓弩立射萌眾萌眾亂走天明還
故營萌將曹性反萌與對戰萌刺傷性性斫萌一臂順斫萌
首牀輿性送詣布布問性言萌受袁術謀謀者悉誰性言陳
宮同謀時宮在坐上面赤旁人悉覺之布以宮大將不問也
性言萌常以此問性言呂將軍大將有神不可擊也不意萌
在或不止布謂性曰卿健兒也善善養
視之創愈使安撫萌故營領其眾 術遣將紀靈等步

騎三萬攻備備求救於布布諸將謂布曰將軍
常欲殺備今可假手於術布曰不然術若破備
則北連太山諸將吾為在術圍中不得不救也

鬼志二

五

便嚴步兵千騎二百馳往赴備靈等聞布至皆
斂兵不敢復攻布於沛西南一里安屯遣鈴下
請靈等靈等亦請布共飲食布謂靈等曰玄德
布弟也弟為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合
鬪但喜解鬪耳布令門候於營門中舉一隻戟
布言諸君觀布射戟小支一發中者諸軍當解
去不中可留決鬪布舉弓射戟正中小支諸將
皆驚言將軍天威也明日復歡會然後各罷術
欲結布為援乃為子索布女布許之術遣使韓
胤以僭號議告布并求迎婦沛相陳珪恐術布

張鏡

成婚則徐揚合從將為國難於是往說布曰曹公
秦迎天子輔讚國政威靈命世將征四海將軍
宜與協同策謀圖太山之安今與術結婚受天
下不義之名必有累卵之危布亦然術初不已
受也女已在塗追還絕婚械送韓胤梟首許市
珪欲使子登詣太祖布不肯遣會使者至拜布
左將軍布大喜即聽登往并令奉章謝恩

英雄記曰

初天子在河東有手筆版書召布來迎布軍無畜積不能自
致遣使上書朝廷以布為平東將軍封平陶侯使人於山陽
界亡失文字太祖又手書厚加慰勞布說起迎天子當平定
天下意并詔書購捕公孫瓚袁術韓暹楊奉等布大喜復遣
使上書於天子曰臣本當迎大駕知曹操忠孝奉迎都許臣
前與操交兵今操保傳陛下臣為外將欲以兵自隨恐有嫌

鬼志

六

疑是以待罪徐州進退未敢自寧答太祖曰布獲罪之人分
為誅首手命慰勞厚見褒獎重見購捕袁術等詔書布當以
命為效太祖更遣奉車都尉王則為使者齎詔書又封平東
將軍印綬來拜布太祖又手書與布曰山陽屯送將軍所失
大封國家無好金孤自取家好金更相為作印國家無紫綬
自取所帶紫綬以籍心將軍所使不良袁術稱天子將軍止
之而使不通章朝廷信將軍使復重上以相明登見太祖

因陳布勇而無計輕於去就宜早圖之太祖曰
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非卿莫能究其情也即
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廣陵太守臨別太祖執
登手曰東方之事便以相付令登陰合部眾以
為內應始布因登求徐州牧登還布怒拔戟斫
机曰卿父勸吾協同曹公絕婚公路今吾所求

張說

無一獲而卿父子並顯重為卿所賣耳卿為吾
言其說去何登不為動容徐喻之曰登見曹公
言待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
公曰不如卿言也譬如養鷹饑則為用飽則揚
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術怒與韓暹楊奉等連
勢遣大將張勳攻布布謂珪曰今致術軍卿之
由也為之柰何珪曰暹奉與術卒合之軍耳策
謀不素定不能相維持子登策之比之連雞勢
不俱棲可解離也布用珪策遣人說暹奉使與
己并力共擊術軍軍資所有悉許暹奉於是暹

奉從之勳大破敗

九州春秋載布與暹奉書曰二將軍

帛萬世不朽今袁術造逆當共誅討柰何與賊臣還共伐布
有殺董卓之功與二將軍俱為功臣可因令共擊破術建功
於天下此時不可失也暹奉得書即廻計從布布進軍去勳
等營白步遲奉兵同時並發斬十將首殺傷墮水死者不可
勝數 英雄記曰布後又與暹奉二軍向壽春水陸並進所
過虜略到鍾離大獲而還既渡淮北留書與術曰足下恃軍
疆盛常言猛將武士欲相吞滅每抑止之耳布雖無勇虎步
淮南一時之間足下鼠竄壽春無出頭者猛將武士為悉何
在足下喜為大言以誣天下天下之人安可盡誣古者兵交
使在其間告策者非布先唱也相去不遠可復相聞布度畢
術自將步騎五千揚兵淮上布騎皆於水北大哈笑之而還
時有東海蕭建為琅邪相洽言保城自守不與布通布與建
書曰天下舉兵本以誅董卓爾布殺卓來請關東欲求兵西
迎大駕光復洛京諸將自還相攻莫肯念國布五原人也去
徐州五千餘里乃在天西北角今不來共爭天東南之地言
與下邳相去不遠宜當共通君如自遠以為郡郡作帝縣縣
自王也昔樂毅攻齊呼吸下齊七十餘城唯莒即墨二城不
下所以然者中有田單故也布雖非樂毅君亦非田單可取

張邈

布書與智者詳共議之建得書即遣主簿賈賧上禮貢良馬五匹建尋為臧霸所襲破得建真實布聞之自將步騎向莒高順諫曰將軍躬殺董卓威震夷狄端坐顧於遠近自然畏伏不宜輕自出軍如或不捷損名非小布不從霸畏布引還抄暴果登城拒守布不能拔建安三年布復叛為術引還下邳霸後復與布和

遣高順攻劉備於沛破之太祖遣夏侯惇救備

為順所敗太祖自征布至其城下遺布書為陳

禍福布欲降陳宮等自以負罪深沮其計獻帝春秋

曰太祖軍至彭城陳宮謂布宜逆擊之以逸擊勞無不克也布曰不如待其來攻感定者泗水中及太祖軍攻之急布於白

門樓上謂軍士曰卿曹無相困我自當明公陳宮曰逆賊曹操何等明公今日降之若郊投石豈可得全也布遣

人求救於術術自將千餘騎出戰敗走還保城

不敢出英雄記曰布遣許汜王楷告急於術術曰布不與我女理自當敗何為復來相聞邪汜楷曰明上今

不救布為自敗耳布破明上亦破也術時替號故呼為明上術乃嚴兵為布作聲援布恐術為女不至故不遣兵救也以

射不得過復還城布欲令陳宮高順守城自將騎斷太祖糧道布妻謂曰將軍自出斷曹公糧道是也宮順素不和將軍

一出宮順必不同心共城守也如有蹉跌將軍當於何自立乎願將軍諦計之無為宮等所誤也妾昔在長安已為將軍

所棄賴得靡舒私藏妾身耳今不須顧妾也布得妻言愁悶不能自決魏氏春秋曰陳宮謂布曰曹公遠來勢不能久

若將軍以步騎出屯為勢於外宮將餘眾閉守於內若向將軍宮引兵而攻其背若來攻城將軍為救於外不過旬日軍

食必盡擊之可破布然之布妻曰昔曹氏待公臺如赤子猶舍而來今將軍厚公臺不過於曹公而欲委棄去城捐妻

子孤軍遠出若一旦有變妾豈得為將軍妻哉布乃止術亦

不能救布雖驍猛然無謀而多猜忌不能制御

其黨但信諸將諸將各異意自疑故每戰多敗

太祖塹圍之三月上下離心其將侯成宋憲魏

張

張貌

續縛陳宮將其衆降

九州春秋曰初布騎將侯成遣客牧馬十五匹客悉驅馬去向沛城

欲歸劉備成自將騎逐之悉得馬還諸將合禮賀成成釀五六斛酒獵得十餘頭豬未飲食先持半豬五斗酒自入詣布

前跪言間蒙將軍恩逐得所失馬諸將來相賀自釀少酒獵得豬未敢飲食先奉上微意布大怒曰布禁酒卿釀酒諸將

共飲食作兄弟共謀殺布邪成大懼而去棄所釀酒還諸將禮由是自疑會太祖圍下邳成遂領衆降 布與

其麾下登白門樓立圍急乃下降遂生縛布布

曰縛太急小緩之太祖曰縛虎不得不急也布

請曰明公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天下不足

憂明公將步令布將騎則天下不足定也太祖

有疑色劉備進曰明公不見布之事丁建陽及

董太師乎太祖領之布因指備曰是兒最叵信

者

英雄記曰布謂太祖曰布待諸將厚也諸將臨急皆叛布耳太祖曰卿昔妻愛諸將婦何以爲厚布默然

帝春秋曰布問太祖明公何瘦太祖曰君何以識孤布曰昔在洛會溫氏園太祖曰然孤忘之矣所以瘦恨不早相得故

也布曰齊桓舍射鉤使管仲相今使布竭股肱之力爲公前驅可乎布縛急謂劉備曰玄德卿爲坐客我爲執虜不能一

言以相寬乎太祖笑曰何不相語而訴明使君乎意欲活之命使寬縛主簿王必趨進曰布勅虜也其衆近在外不可寬

也太祖曰本欲相緩主簿復不聽如之何 於是縊殺布布與宮順等皆梟

首送許然後葬之

英雄記曰順爲人清白有威嚴不飲酒不受饋遺所將七百餘兵號爲千

人鎧甲關具皆精練齊整每所攻擊無不破者名爲陷陣營順每諫布言凡破家亡國非無忠臣明智者也但患不見用

耳諸軍舉動不肯詳思輒喜言誤誤不可數也布知其忠然不能用布從郝萌反後更疏順以魏續有外內之親悉奪順

所將兵以與續及當攻戰故令 太祖之禽宮也問宮欲

活老母及女不宮對曰宮聞孝治天下者不絕人

張貌

之親仁施四海者不乏人之祀老母在公不在

宮也太祖召養其母終其身嫁其女

魚氏典略曰陳宮字公臺

東郡人也剛直烈壯少與海內知名之士皆相連結及天下亂始隨太祖後自疑乃從呂布為布畫策布每不從其計下邳敗軍士執布及言太祖皆見之與語平生故布有求活之言太祖謂宮曰公臺卿平常自為智計有餘今竟何如宮顧指布曰但坐此人不能宮言以至於此若其見從亦未必為禽也太祖笑曰今日之事當云何宮曰為臣不忠為子不孝死自分也太祖曰卿如是奈何宮曰宮聞將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老母之存否在明公也太祖曰若卿妻子何宮曰宮聞將施仁政於天下者不絕人之祀妻子之存否亦在明公也太祖未復言宮曰請出就戮以明軍法遂趨出不可止太祖泣而送之宮不還

陳登者字元龍在廣陵有威名又掎角呂布有功加伏波將軍年三十九卒後許汜與劉備並在荊州牧劉表坐表

鬼志

十一

與備共論天下人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備謂表曰許君論是非表曰欲言非此君為善士不宜虛言欲言是元龍名重天下備問汜君言豪寧有事邪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元龍無客主之意久不相與語自上大牀卧使客卧下牀備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帝主失所望君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欲卧百尺樓上卧君於地何但上下牀之間邪表大笑備因言曰若元龍文武膽志

當求之於古耳造次難得比也

先賢行狀曰登忠亮高爽沈深有

略少有扶世濟民之志博覽載籍雅有文藝舊典文章莫不貫綜年二十五舉孝廉除東陽長養耆育孤視民如傷是時世荒民饑州牧陶謙表登為典農校尉乃巡土田之宜盡鑿溉之利杭稻豐積奉使到許太祖以登為廣陵太守令陰合眾以圖呂布登在廣陵明審賞罰威信宣布海賊薛州之羣萬有餘戶束手歸命未及期年功化以就百姓畏而愛之登曰此可用矣太祖到下邳登率郡兵為軍先驅時登諸弟在急布刺殺張弘懼於後累夜將登三弟出就登布既伏誅登以功加拜伏波將軍甚得江淮間歡心於是吞滅江南之志孫策遣軍攻登於匡琦城賊初到旌甲覆水羣下咸以今陸不能久處必尋引去登厲聲曰吾受國命來鎮此土昔馬何逃寇之謂邪吾其出命以報國仗義以整亂天道與順克之必矣乃閉門自守示弱不與戰將士銜聲寂若無人登乘城望形勢知其可擊乃申令將士宿整兵器味爽開南門引軍拍賊營步騎鈔其後賊周章方結陣不得還船登手執軍

臧洪傳

臧洪字子源廣陵射陽人也父曼歷匈奴中郎將中山太原太守所在有名

謝承漢書曰曼有幹事才達於從政為漢良吏

初從徐州從事辟司徒府除盧奴令冀州舉尤異遷揚州刺史丹陽太守是時邊方有警晃胡出寇三府舉能遷晃匈奴中郎將討賊有功徵拜議郎還京師見太尉袁逢逢問其西域諸國土地風俗人物種數晃具荅言西域本三十六國後

臧洪

分爲五十五稍散至百餘國其國大小道里近遠人數多少風俗燥溼山川草木鳥獸異物名種不與中國同者悉口陳其狀手畫地形逢奇其才歎息言雖班固作西域傳何以加此是轉拜長水校尉終太原太守

洪體兒魁

梧有異於人舉孝廉爲郎時選三署郎以補縣長琅邪趙昱爲苦長東萊劉繇下邑長東海王朗菑丘長洪即丘長靈帝末棄官還家太守張超請洪爲功曹董卓殺帝圖危社稷洪說超曰明府歷世受恩兄弟並據大郡今王室將危賊臣未梟此誠天下義烈報恩効命之秋也今郡境尚全吏民殷富若動枹鼓可得二萬人以此誅除國賊爲天下倡先義之大者也超然其言

魏志

十一

與洪西至陳留見兄邈計事邈亦素有心會于酸棗邈謂超曰聞弟爲郡守政教威恩不由已出動任臧洪洪者何人超曰洪才略智數優超超甚愛之海內奇士也邈即引見洪與語大異之致之於劉兖州公山孔豫州公緒皆與洪親善乃設壇場方共盟誓諸州郡更相讓莫敢當咸共推洪洪乃升壇操觚歃血而盟曰漢室不幸皇綱失統賊臣董卓乘釁縱害禍加至尊虐流百姓大懼淪喪社稷剪覆四海兖州刺史岱豫州刺史伯陳留太守邈東郡太守瑁廣陵太

守超等糾合義兵並赴國難凡我同盟齊心戮力以致臣節殞首喪元必無二志有渝此盟俾隊其命無克遺育皇天后土祖宗明靈實皆鑒之洪辭氣慷慨涕泣橫下聞其言者雖卒伍厮養莫不激揚人思致節

臣松之案于時此盟止有劉岱等五人而已魏氏春秋橫

內劉表等數人皆非事實表保據江漢身未嘗出境何由得與洪同壇而盟乎

頃之諸軍莫適

先進而食盡眾散超遣洪詣大司馬劉虞謀值公孫瓚之難至河間遇幽冀二州交兵使命不達而袁紹見洪又奇重之與結分合好會青州刺史焦和卒紹使洪領青州以撫其眾

九州春秋曰初平中

魏志

十三

焦和為青州刺史是時英雄並起黃巾寇暴和務及同盟俱入京畿不暇為民保鄣引軍踰河而西未久而袁曹二公與卓將戰於熒陽敗績黃巾遂屠裂城邑和不能禦然軍器尚利戰士尚敢而耳目俱羅不設恐動之言妄至望寇奔走未嘗接風塵交旗鼓也欲作陷水九沈河今賊不得渡祈禱羣神求用兵必利甚言筮常陳於前巫祝不去於側入見其清談于雲出則軍亂命不可知州遂蕭條悉為丘墟也

洪在州二年羣盜奔走紹

歎其能徙為東郡太守治東武陽太祖圍張超於雍丘超言唯恃臧洪當來救吾眾人以為袁曹方睦而洪為紹所表用必不敗好招禍遠來赴此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不背本者但見禁制不相及逮耳洪聞之果徒跣號泣並勒所領兵又從紹請兵馬求欲救超而紹終不聽許超

遂族滅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興兵圍之歷
年不下紹令洪邑人陳琳書與洪喻以禍福責
以恩義洪荅曰隔閤相思發於寤寐幸相去步
武之間耳而以趣舍異規不得相見其為愴恨
可爲心哉前日不遺比辱雅賦述叙禍福公私
切至所以不即奉荅者旣學薄才鈍不足塞誥
亦以吾子攜負側室息肩主人家在東州僕爲
仇敵以是事人雖披中情墮肝膽猶身疏有罪
言甘見怪方首尾不救何能恤人且以子之才
窮該典籍豈將闇於大道不達余趣哉然猶復

去去者僕以是知足下之言信不由衷將以救
禍也必欲筭計長短辯諮是非是非之論言滿
天下陳之更不明不言無所損又言傷告絕之
義非吾所忍行也是以捐棄紙筆一無所荅亦
冀遙忖其心知其計定不復渝變也重獲來命
援引古今紛紜六紙雖欲不言焉得已哉僕小
人也本因行役寇竊大州恩深分厚寧樂今日
自還接刃每登城勒兵望主人之旗鼓感故友
之周旋撫弦擗矢不覺流涕之覆面也何者自
以輔佐主人無以爲悔主人相接過絕等倫當

受任之初自謂究竟大事共尊王室豈悟天子不悅本州見侵郡將遘牖里之厄陳留克創兵之謀謀計棲遲喪忠孝之名杖策攜背虧交友之分揆此二者與其不得已喪忠孝之名與虧交友之道輕重殊塗親疏異畫故便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少垂故人住者側席去者克己不汲汲於離友信刑戮以自輔則僕抗季札之志不為今日之戰矣何以效之昔張景明親登壇唾血奉辭奔走卒使韓牧讓印主人得地然後但以拜章朝主賜爵獲傳之故旋時之間不蒙觀

細說六七

十一

過之貸而受夷滅之禍

臣松之案英雄記云袁紹使張景明郭公則高元才等說

韓馥使讓冀州然馥之讓位景明亦有其功其餘之事未詳

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

不獲告去何罪復見斫刺瀕于死亡劉子璜奉使踰時辭不獲命畏威懷親以詐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霸道者也然輒僵斃麾下不蒙虧除

是子璜也

臣松之案公孫瓚表列紹罪過云紹與故虎牙將軍劉勳首共造兵勳仍有效而以小忿枉害於勳紹罪七也疑此

度主人之心豈謂二子宜死罰當刑中哉實且欲一統山東增兵討讎懼戰士狐疑無以沮勸故抑廢王命以崇承制慕義者蒙榮待放者被

戮此乃主人之利非游士之願也故僕鑿鑿戒前人困窮死戰僕雖下愚亦嘗聞君子之言矣此實非吾心也乃主人招焉凡吾所以背棄國民用命此城者正以君子之違不適敵國故也是以獲罪主人見攻踰時而足下更引此義以爲吾規無乃辭同趨異非吾子所爲休戚者哉吾聞之也義不背親忠不違君故東宗本州以爲親援中扶郡將以安社稷一舉二得以徼忠孝何以爲非而足下欲使吾輕本破家均君主人主人之於我也年爲吾兄分爲篤友道乖告去

以安君親可謂順矣若子之言則包胥宜致命於伍員不當號哭於秦庭矣苟區區於攘患不知言乖乎道理矣足下或者見城圍不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義惟平生之好以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也昔晏嬰不降志於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生故身著圖象名垂後世況僕據金城之固驅士民之力散三年之畜以爲一年之資匡困補乏以悅天下何圖築室反耕哉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張揚飛燕膂力作難北鄙將告倒縣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誠耳主

人當鑒我曹輩反旌退師治兵鄴垣何宜久辱
盛怒暴威於吾城下哉足下譏吾恃黑山以爲
救獨不念黃巾之合從邪加飛燕之屬悉以受
王命矣昔高祖取彭越於鉅野光武創基兆於
綠林卒能龍飛中興以成帝業苟可輔主興化
夫何嫌哉況僕親奉承璽書與之從事行矣孔
璋足下徼利於境外臧洪授命於君親吾子託
身於盟主臧洪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
滅僕亦笑子生死而無聞焉悲哉本同而末離
努力努力夫復何言紹見洪書知無降意增兵

急攻城中糧穀以盡外無彊救洪自度必不免
呼吏士謂曰袁氏無道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
將洪於大義不得不死念諸君無事空與此禍
可先滅未敗將妻子出將吏士民皆垂泣曰明
府與袁氏本無怨隙今爲本朝郡將之故自致
殘困吏民何忍當舍明府去也初尚掘鼠煮筋
角後無可復食者主簿啓內厨米三斗請中分
稍以爲糜粥洪歎曰獨食此何爲使作薄粥衆
分歠之殺其愛妾以食將士將士咸流涕無能
仰視者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城

陷紹生執洪紹素親洪盛施帷幔大會諸將見
洪謂曰臧洪何相負若此今日服未洪據地瞋
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
弱無扶翼之意欲因際會希冀非望多殺忠良
以立姦威洪親見呼張陳留為兄則洪府君亦
宜為弟向共勦力為國除害何為擁眾觀人屠
滅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為天下報仇何謂服乎
紹本愛洪意欲令屈服原之見洪辭切知終不

為已用乃殺之

徐衆三國評曰洪敦天下名義救舊君之危其恩足以感人情義足以勵薄俗

然袁亦知已親友致位州郡雖非君臣且實盟主既受其命義不應貳袁曹方睦夾輔皇室呂布反覆無義志在逆亂而

魏志七

十八

邈超擅立布為州牧其於王法乃一罪人也曹公討之袁氏弗救未為非理也洪本不當就袁請兵又不當還為怨讎為洪計者苟力所不足可奔他國以求赴救若謀力未展以待事機則宜徐更觀釁效死於超何必誓守窮城而無變通身死殄民功名不立良可哀也

洪邑人陳容少為書生親慕洪隨

洪為東郡丞城未敗洪遣出紹令在坐見洪當
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為天下除暴而專
先誅忠義豈合天意臧洪發舉為郡將柰何殺
之紹慙左右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儔空復
爾為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蹈之則君子背之
則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而死不與將軍同
日而生復見殺在紹坐者無不歎息竊相謂曰

臧洪

如何一日殺二烈士先是洪遣司馬二人出求
救於呂布比還城已陷皆赴敵死

評曰呂布有虓虎之勇而無英奇之略輕狡反
覆唯利是視自古及今未有若此不夷滅也昔
漢光武謬於龐萌近魏太祖亦蔽於張邈知人
則哲唯帝難之信矣陳登臧洪並有雄氣壯節
登降年夙隕功業未遂洪以兵弱敵疆烈士不
立惜哉

呂布張邈臧洪傳第七

魏書

國志七

二公孫陶四張傳第八

魏書 國志八

○公孫瓚傳

公孫瓚字伯珪遼西令支人也今音郎定反支音其兒反為郡門

下書佐有姿儀大音聲侯太守器之以女妻焉

典略曰瓚性辯惠每白事不肯稍入常總說數曹事無有忘誤太守奇其才適詣涿郡盧植

讀經後復為郡吏劉太守坐事徵詣廷尉瓚為

御車身執徒養及劉徙日南瓚具米肉於北芒

上祭先人舉觴祝曰昔為人子今為人臣當詣

日南日南鄣氣或恐不還與先人辭於此再拜

慷慨而起時見者莫不歔歎劉道得赦還瓚以

孝廉為郎除遼東屬國長史嘗從數十騎出行

塞見鮮卑數百騎瓚乃退入空亭中約其從騎

曰今不衝之則死盡矣瓚乃自持矛兩頭施刃

馳出刺胡殺傷數十人亦亡其從騎半遂得免

鮮卑懲艾後不敢復入塞遷為涿令光和中涼

州賊起發幽州突騎三千人假瓚都督行事傳

使將之軍到薊中漁陽張純誘遼西烏丸丘力

居等叛劫略薊中自號將軍九州春秋曰純自號彌天將軍安定王略

吏民攻右北平遼西屬國諸城所至殘破瓚將

所領追討純等有功遷騎都尉屬國烏丸貪至

王率種人詣瓚降遷中郎將封都亭侯進屯屬國與胡相攻擊五六年丘力居等鈔略青徐幽冀四州被其害瓚不能禦朝議以宗正東海劉伯安既有德義昔為幽州刺史恩信流著戎狄附之若使鎮撫可不勞衆而定乃以劉虞為幽

州牧吳書曰虞東海恭王之後也遭世衰亂又與時王疏遠仕縣為戶曹吏以能治身奉職召為郡吏以孝廉為郎

累遷至幽州刺史轉甘陵相其得東土戎狄之心後以疾歸家常降身隱約與邑黨州閭同樂共卹等齊有無不以名位自殊鄉曲咸共宗之時鄉曲有所訐訟不以詣吏自投虞平之虞以情理為之論判皆大小敬從不以為恨嘗有失牛者骨體毛色與虞牛相似因以為是虞便推與之後主自得本牛乃還謝罪會甘陵復亂吏民思虞治行復以為甘陵相甘陵大治鬱拜尚書令光祿勳以公族有禮更為宗正英雄記曰虞為博平令治正推平高尚純樸境內無盜賊災害不

魏志八

生時隣縣接壤蝗蟲為害至博平界飛過不入魏書曰虞在幽州清靜儉約以禮義化民靈帝時南宮災吏遷補州郡者皆責助治宮錢或一千萬或二千萬富者以私財辦或發民錢以備之貧而清慎者無以充調或至自殺靈帝以虞清貧特不使出錢虞到遣使至胡中告以利害責使送純

首丘力居等聞虞至喜各遣譯自歸瓚害虞有功乃陰使人徼殺胡使胡知其情間行詣虞虞上罷諸屯兵但留瓚將步騎萬人屯右北平純乃棄妻子逃入鮮卑為其客王政所殺送首詣虞封政為列侯虞以功即拜太尉封襄賁侯英雄

記曰虞讓太尉因薦衛尉趙謨益州牧劉焉豫州牧黃琬南陽太守羊續並任為公會董卓至洛陽遷虞大司馬瓚奮武將軍封薊侯關東義兵

起卓遂劫帝西遷徵虞為太傅道路隔塞信命不得至袁紹韓馥議以為少帝制於姦臣天下無所歸心虞宗室知名民之望也遂推虞為帝遣使詣虞虞然不肯受紹等復勸虞領尚書事承制封拜虞又不聽然猶與紹等連和九州春秋曰紹馥使故樂浪太守甘陵張岐齎議詣虞使即尊號虞厲聲呵岐曰卿敢出此言乎忠孝之道既不能濟孤受國恩天下擾亂未能竭命以除國恥望諸州郡列義之士勦力西面接迎幼主而乃妄造逆謀欲塗污忠臣邪吳書曰馥以書與袁術云帝非孝靈子欲依絳灌誅廢少主迎立代王故事稱虞功德治行華夏少二當今公室枝屬皆莫能及又云昔光武去定王五世以大司馬領河北耿弇馮異勸即尊號卒代更始今劉公自恭王枝別其數亦五以大司馬領幽州牧此其與光武同是時有四星會于箕尾馥稱識云神人將在燕分又言濟陰男子王定得玉印文曰虞為天子又見兩日出於代郡

委志八已

三

謂虞當代立紹又別書報術是時術陰有不臣之心不利國家有長主外託公義以荅拒之紹亦使人私報虞虞以國有正統非人臣所宜言固辭不許乃欲圖奔匈奴以自絕紹等乃止虞於是奉修職貢愈益恭肅諸外國羌胡有所貢獻道路不通皆為傳送致之京師虞子和為侍中在長安天子思東

歸使和偽逃卓潛出武關詣虞令將兵來迎和道經袁術為說天子意術利虞為接留和不遣許兵至俱西令和為書與虞虞得和書乃遣數千騎詣和瓚知術有異志不欲遣兵止虞虞不可瓚懼術聞而怨之亦遣其從弟越將千騎詣術以自結而陰教術執和奪其兵由是虞瓚益有隙和逃術來北復為紹所留是時術遣孫堅

屯陽城拒卓紹使周昂奪其處術遣越與堅攻昂不勝越為流矢所中死瓚怒曰余弟死禍起於紹遂出軍屯盤河將以報紹紹懼以所佩勃海太守印授瓚從弟範遣之郡欲以結援範遂以勃海兵助瓚破青徐黃巾兵益盛進軍界

橋典略載瓚表紹罪狀曰臣聞皇義以來始有君臣上下之

事張化以導民刑罰以禁暴今行車騎將軍袁紹託其先

軌寇竊人爵既性暴亂厥行淫穢昔為司隸校尉會值國家

喪禍之際太后承攝何氏輔政紹專為邪媚不能舉直至今

丁原焚燒孟津招來董卓造為亂根紹罪一也卓既入雒而

主見質紹不能權譎以濟君父而棄置節傳進竄逃亡忝辱

爵命背上不忠紹罪二也紹為勃海太守默選戎馬當攻董

卓不告父兄至使太傅門戶太僕母子一旦而斃不仁不孝

紹罪三也紹既興兵涉歷二年不卹國難廣自封殖乃多以

資糧專為不急割剝富室收考責錢百姓吁嗟莫不痛怨紹

罪四也韓馥之迫竊其虛位矯命詔恩刻金印玉璽每下文

書卓囊施檢文曰詔書一封永口浪反鄉侯印昔新室之亂

漸以即具今紹所施擬而方之紹罪五也紹令崔巨業候視

星日財貨賂遺與共飲食克期會合攻鈔郡縣此豈大臣所

當宜為紹罪六也紹與故虎牙都尉劉勳首共造兵勳仍有

効又降服張揚而以小忿枉害於勳信用讒慝殺害有功紹

罪七也紹又上故上谷太守高焉故甘陵相姚貢橫責其錢

為婢使紹實微賤不可以為人後以義不宜乃據豐隆之重

任忝汚王爵損辱袁宗紹罪九也又長沙太守孫堅前領豫

州刺史驅走董卓掃除陵廟其功莫大紹今周昂盜居其位

斷絕堅糧令不得入使卓不被誅紹罪十也臣又每得後將

軍表術書云紹非術類也紹之罪戾雖南山之竹不能載昔

姬周政弱王道陵遲天子遷都諸侯背叛於是齊桓立柯亭

之盟晉文為踐土之會伐荆楚以致菁茅誅曹衛以彰無禮

臣雖闡茸名非先賢蒙被朝恩當此重任職在鈇鉞奉辭伐

罪輒與諸將州郡兵討紹等若事克捷罪人斯得庶續桓文

忠誠之効攻戰形狀前後續上遂舉兵與紹對戰紹不勝

以嚴綱為冀州田楷為青州單經為兗州置諸

公孫瓚

魏志八已

四

郡縣紹軍廣川令將麴義先登與瓚戰生禽網
瓚軍敗走勃海與範俱還薊於大城東南築小
城與虞相近稍相恨望虞懼瓚為變遂舉兵襲
瓚虞為瓚所敗出奔居庸瓚攻拔居庸生獲虞
執虞還薊會卓死天子遣使者段訓增虞邑督
六州瓚遷前將軍封易侯瓚誣虞欲稱尊號脅
訓斬虞魏氏春秋曰初劉虞和輯戎伙瓚以胡夷難禦當
因不賓而討之今加財賞必益輕漢效一時之名
非父長深慮故虞所賞賜瓚輒抄奪虞數請會稱疾不往至
是戰敗虞欲討之告東曹掾右北平人魏攸攸曰今天下引
領以公為歸謀臣爪牙不可無也瓚文武才力足恃雖有小
惡固宜容忍乃止後一年攸病死虞又與官屬議密令眾襲
瓚瓚部曲放散在外自懼敗掘東城門欲走虞兵無部伍不
習戰又愛民屋勅令勿燒故瓚得放火因以精銳衝突虞眾

魏志八

五

大潰奔居庸城瓚攻及家屬以還殺害州府衣冠善士殆盡
○典略曰瓚曝虞於市而祝曰若應為天子者天當降雨救
之時盛暑執竟日不雨遂殺虞英雄記曰虞之見殺故常
山相孫瑾掾張逸張瓚等忠義奮發相與就虞罵瓚極口然
後同死瓚上訓為幽州刺史瓚遂驕矜記過忘善

多所賊害英雄記曰瓚統内外衣冠子弟有材秀者必抑
困使在窮苦之地或問其故答曰今取衣冠家
子弟及善士富貴之皆自以為職當得之不謝人善也所寵
遇驕恣者類多庸兒若故卜數師劉緯臺販繒李移子賈人
樂何當等三人與之定兄弟之誓自號為伯謂三人者為仲
叔季富皆巨億或取其女以配已子常稱古者曲周權嬰之
屬也以

虞從事漁陽鮮于輔齊周騎都尉鮮于銀
等率州兵欲報瓚以燕國閻柔素有恩信共推
柔為烏丸司馬柔招誘烏丸鮮卑得胡漢數萬
人與瓚所置漁陽太守鄒丹戰于潞北大破之

公孫瓚

斬丹表紹又遣麴義及虞子

和將兵與輔合擊

瓚瓚軍數敗乃走還易京固守

英雅記曰先是有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

中央不合大如謂惟有此中可避世瓚以易當之乃築京固

守瓚別將有為敵所圍義不救也其言曰救一人使後將恃

救不力戰今不救此後將當念在自勉是以表紹始北擊之

時瓚南界上別營自度守則不能自固又知必不見救是以

或自殺其將帥或為紹兵所破遂令紹軍徑至其門

臣松之以為童謠之言無不皆驗至如此記似若無徵謠言之作

蓋令瓚終始保易無事遠略而瓚因破黃巾之威為圍塹

意志張遠遂置三州刺史圖滅袁氏所以致敗也

十重於塹裏築京皆高五六丈為樓其上中塹

為京特高十丈自居焉積穀三百萬斛

英雄記曰瓚諸將家

家各作高樓樓以千計瓚作鐵門居樓上屏去左右婢妾侍側汲上文書

可指麾而定今日視之非我所決不如休兵力

魏志八已

田畜穀兵法百樓不攻今吾樓櫓千重食盡此

穀足知天下之事矣欲以此敵紹紹遣將攻之

連年不能拔

漢晉春秋曰表紹與瓚書曰孤與足下既有前盟舊要申之以討亂之誓愛過夷叔分著丹青謂為流力同仇足踵齊晉故解印釋紱以北帶南分割膏腴以奉執事此非孤赤情之明驗邪豈寤足下棄烈士之高義尋禍亡之險蹤輟而改慮以好易怨盜遣士馬犯暴豫州始聞甲卒在南親臨戰陣懼於飛矢迸流在刃橫集以重足下之禍徒增孤子之咎豐也故為薦書懇惻冀可改悔而足下超然自逸矜其威詐謂天岡可吞豪雄可滅果令貴弟殞於鋒刃之端斯言猶在於耳而足下曾不尋討禍源克心罪已苟欲逞其無疆之怒不顧逆順之律匿怨害民騁於余躬遂躍馬控弦處我祇上毒徧生民辜延白骨孤辭不獲已

而敗兵衆擾亂君臣並奔此又足下之爲非孤之咎也自此以後禍隙彌深孤之師旅不勝其忿遂至積尸爲京頭顱滿野愍彼無辜未嘗不慨然失涕也後比得足下書辭義婉約有改往脩來之言僕旣欣於舊好克復且愍北民之不寧每輒引師南駕以順簡書弗盈一時而北邊羽檄之文未嘗不至孤是用痛心疾首靡所錯情夫處三軍之帥當列將之任宜令怒如嚴霜喜如時雨臧否好惡坦然可觀而足下二三其德彊弱易謀急則曲躬緩則放逸行無定端言無質要爲壯士者固若此乎旣乃殘殺老弱幽士憤然衆叛親離子然無黨又烏丸穢貊皆足下同州僕與之殊俗各奮迅激怒爭爲鋒銳又東西鮮卑舉踵來附此非孤德所能招乃足下驅而致之也夫當荒危之世處干戈之險內違同盟之誓外失戎狄之心兵興州壤禍發蕭牆將以定霸不亦難乎前以西山陸梁出兵平討會麴義餘殘畏誅逃命故遂任大軍分兵撲蕩此兵孤之前行乃界橋擊旗拔壘先登制敵者也始聞足下鑄金紆紫命以元帥謂當因茲奮發以報孟明之耻是故戰夫引領竦望旌旆怪遂含光匿影寂爾無聞卒臻屠滅相爲惜之夫有平天下之怒希長世之功權御師徒帶養戎馬叛者無討服者不收威懷並喪何以立名今舊京克復天罔云補罪人斯云忠幹翼化華夏儼然望於穆之作將戢干

魏志八

七

戈放散牛馬足下獨何守區區之土保軍內之廣甘惡名以速朽云今德之久長壯而籌之非良策也宜釋憾除嫌躬我舊好若斯言之玷皇天是聞瓚不答而增脩戎備謂關靖曰當今四方虎爭無有能坐吾城下相守經年者明矣袁本初其若我何

建安四年紹悉軍圍之瓚遣子求救於黑山賊復欲自將突騎直出傍西南山擁黑山之衆陸梁冀州橫斷紹後長史關靖說瓚曰今將軍將士皆已土崩瓦解其所以能相守持者顧戀其居處老小以將軍爲主耳將軍堅守曠日袁紹要當自退自退之後四方之衆必復可合也若將軍今舍之而去軍無鎮重易京之危可立待也將軍失本孤在草野何所成邪瓚遂止

不出

英雄記曰關靖字士起太原人本酷吏也諂而無大謀特為瓚所信幸

救至欲内外

擊紹遣人與子書克期兵至舉火為應

典略曰瓚遣行人文

則齊書告子續曰袁氏之攻似若神鬼鼓角鳴於地中梯衝舞吾樓上日窮月蹶無所聊賴汝當碎首於張無速致輕騎到者當起烽火於北吾當從內出不然吾亡之後天下雖廣汝欲求安足之地其可得乎

獻帝春秋曰瓚夢鯀城崩知必敗乃遣間使與續書紹侯者得之使陳琳更其書曰蓋聞在昔襄周之世僵尸流血以為不然豈意今日身當其衝其餘語與典略所載同紹侯者得其書如期舉火瓚以為救兵

至遂出欲戰紹設伏擊大破之復還守紹為地

道突壞其樓稍至中京

英雄記曰袁紹分部攻者掘地為道穿穴其樓下稍稍施木柱

之度足達半便燒所施之柱樓輒傾倒瓚自知必敗盡殺其妻子乃自

殺

漢晉春秋曰關靖曰吾聞君子陷人於危必同其難

鮮于

魏志八

八

輔持其眾奉王命以輔為建忠將軍督幽州六

郡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閻柔遣使詣太祖

受事遷護烏丸校尉而輔身詣太祖拜左渡遼

將軍封亭侯遣還鎮撫本州

魏略曰輔從太祖於官渡素紹破走太祖喜顧

謂輔曰如前歲本初送公孫瓚頭來孤自視太祖破南皮

柔將部曲及鮮卑獻名馬以奉軍從征三郡烏

丸以功封關內侯

魏略曰太祖甚愛閻柔每謂之曰我視卿如子亦欲卿視我如父也柔由

此自託於五輔亦率其眾從文帝踐阼拜輔虎牙

將軍柔渡遼將軍皆進封縣侯位特進

陶謙傳

陶謙字恭祖丹楊人

吳書曰謙父故餘姚長謙少孤始以不羈聞於縣中年十四猶綴帛

為幡乘竹馬而戲邑中兒童皆隨之故蒼梧太守同縣甘公出遇之塗見其容貌異而呼之任車與語甚悅因許妻以女甘公夫人聞之怒曰妾聞陶家兒教戲無度如少好學為何以女許之公曰彼有奇表長必大成遂妻之

諸生仕州郡舉茂才除盧令

吳書曰謙性剛直有大節少察孝廉拜尚書郎

除舒令郡守張磐同郡先輩與謙父友意殊親之而謙取為之屈與眾還城因以公事進見坐罷磐常私還入與謙飲宴或拒不為留常以舞屬謙謙不為起固彊之及舞又不轉磐曰不當轉邪曰不可轉轉具勝人由是不樂卒以構隙謙在官清白無以糾舉祠靈星有羸賤五百欲以臧之謙委官而去

遷幽州刺史徵拜議郎參車騎將軍張溫軍事西討韓遂

吳書曰會西羌寇邊皇甫嵩為征西將軍表請武將召拜謙揚武都尉與嵩征羌大破之後邊章韓遂為亂司空張溫銜命征討又請謙為參軍事

接遇甚厚而謙輕其行事心懷不服及軍罷還百寮高會溫屬謙行酒謙眾辱溫溫怒徙謙於邊或說溫曰陶恭祖本以材略見重於公一朝以醉飲過失不蒙容貸遠棄不毛厚德不終四方人士安所歸望不如釋憾除恨克復初分於以遠聞德美溫然其言乃追還謙謙至或人謂謙曰足下輕辱三公罪自己作今蒙釋宥德莫厚矣宜降志卑辭以謝之謙曰諾又謂溫曰陶恭祖今深自罪責思在變革謝天子禮畢必詣公門公宜見之以慰其意時溫於宮門見謙謙仰曰謙自謝朝廷豈為公邪溫曰恭祖癡病尚未除邪遂為之置酒待之如初

會徐州黃巾起以謙為徐州刺史擊黃巾破走之董卓之亂州郡起兵天子都長安四方斷絕謙遣使間行致貢獻遷安東將軍徐州牧封溧陽侯是時徐州百姓殷盛穀米豐贍流民多歸之而謙背道任情廣陵太守琅邪趙昱徐方名士也以忠直見疏

謝承漢書曰昱年十三母嘗病經涉三月昱慘減消瘠至目不交睫握粟出卜祈禱泣血鄉黨稱其孝就處士東莞綦母君受

陶謙

公年傳兼該羣業至歷年潛志不羈園圃親疏希見其面時
入定省父母須臾即還高絜廉正抱禮而立清英儼格莫干
其志旌善以興化彈邪以矯俗州郡請召常稱病不應國相
檀謨陳遵比召不起或與盛怒終不迴意舉孝廉除莒長宣
揚五教政為國表會黃巾作亂陸梁五郡郡縣發兵以為先
辦徐州刺史巴祗表功第一當受遷賞昱深以為恥委官還
家徐州牧陶謙初辟別駕從事辭疾遜道謙重令揚州從事
會稽吳範宣言昱守意不移欲威以刑罰然後乃起舉茂才
遷廣陵太守賊笮融從臨淮見計曹宏等讒慝小人也
迸入郡界昱將兵拒戰敗績見害

謙親任之刑政失和良善多被其害由是漸亂
下邳闕宣自稱天子謙初與合從寇鈔後遂殺
宣并其眾初平四年太祖征謙攻拔十餘城至
彭城大戰謙兵敗走死者萬數泗水為之不流
謙退守剡太祖以糧少引軍還
吳書曰曹公父於泰
山被殺歸咎於謙欲

紀志八

十一

伐謙而畏其疆乃表令州郡一時罷兵詔曰今海內擾攘州
郡起兵征夫勞瘁寇難未弭或將吏不良因緣討捕侵侮黎
民離害者眾風聲流聞震蕩城邑丘牆懼於橫暴貞良化為
羣惡此何異乎抱薪救焚扇火止沸哉今四民流移託身佗
方攜白首於山野棄稚子於溝壑顧故鄉而哀歎向阡陌而
流涕饑厄困苦亦已甚矣雖悔往者之迷謬思奉教於今日
然兵連眾結鋒鏑布野恐一朝解散夕見係虜是以阻兵屯
據欲止而不敢散也詔書到其各罷遣甲士還親農桑惟留
常負吏以供官署慰示遠近咸使聞知謙被詔乃上書曰臣
聞懷遠柔服非德不集克難平亂非兵不濟是以涿鹿版泉
三苗之野有五帝之師有扈鬼方商奄四國有王者之伐自
古在昔未有不揚威以弭亂震武以止暴者也臣前初以黃
巾亂治受策長驅匪惶啓處雖憲章勅戒奉宣威靈敬行天
誅每伐輒克然妖寇類眾殊不畏死父兄殲殪子弟羣起治
屯連兵至今為患若承命解甲弱國自虛釋武備以資亂損
官威以益寇今日兵罷明日難必至上忝朝廷寵授之本下
令羣凶日月滋蔓非所以疆幹弱枝遏惡止亂之務也臣雖
愚蔽忠恕不昭抱恩念報所不忍行輒勒部曲申令警備出
芟疆寇淮力是視入宣德澤躬奉職事冀効微勞以贖罪負
又曰華夏沸擾于今未弭包茅不入職貢多闕寤寐憂歎無

陶謙

日敢寧誠思貢獻必至薦蓋獲通然後銷鋒解甲臣之願也
臣前調穀百萬斛已在水次輒勅兵衛送曹公得謙上事知
不罷兵乃進攻彭城多殺人民謙引兵擊之青州刺史田楷
亦以兵救謙公引兵還臣松之案此時天子在長安曹公
尚未秉政罷兵之詔不得由曹氏出興平元年復東征略定琅邪東
海諸縣謙恐欲走歸丹揚會張邈叛迎呂布太
祖還擊布是歲謙病死吳書曰謙死時年六十三張昭
將軍膺秉懿德允武允文體足剛直守以溫仁令舒及盧遺
愛于民牧幽暨徐甘棠是均憬憬夷貊賴侯以清蠹蠹妖寇
匪侯不寧唯帝念績爵命以章既牧且侯啓土溧陽遂升上
將受號安東將平世難社稷是崇降年不永奄忽殂喪覆
失恃民知困窮曾不旬日五郡潰崩哀我人斯將誰仰
憑追思靡及仰叫皇穹嗚呼哀哉謙二子商應皆不仕

○張揚傳

張揚字稚叔雲中人也以武勇給并州為武猛

魏志八

十一

從事靈帝末天下亂帝以所寵小黃門蹇碩為
西園上軍校尉軍京都欲以御四方徵天下豪
傑以為偏裨太祖及袁紹等皆為校尉屬之靈

紀曰以虎賁中郎將袁紹為中軍校尉屯騎校尉鮑鴻為下
軍校尉議郎曹操為典軍校尉趙融馮芳為助軍校尉夏牟
淳于瓊為左右校尉并州刺史丁原遣揚將兵詣碩為假司

馬靈帝崩碩為何進所殺揚復為進所遣歸本
州募兵得千餘人因留上黨擊山賊進敗董卓
作亂揚遂以所將攻上黨太守於壺關不下略
諸縣眾至數千人山東兵起欲誅卓袁紹至河
內揚與紹合復與匈奴單于於夫羅屯漳水單

于欲叛紹揚不從單于執揚與俱去紹使將麴
義追擊於鄴南破之單于執揚至黎陽攻破渡
遼將軍耿祉軍眾復振卓以揚為建義將軍河
內太守天子之在河東揚將兵控安邑拜安國
將軍封晉陽侯揚欲迎天子還洛諸將不聽揚
還野王建安元年揚奉董承韓暹挾天子還舊
京糧乏揚以糧迎道路遂至洛陽謂諸將曰天
子當與天下共之幸有公卿大臣揚當捍外難
何事京都遂還野王即拜為大司馬英雄記曰揚性仁和無威
刑下人謀反發覺對揚素與呂布善太祖之圍布揚
之涕泣輒原不問
三十五

魏志八

十三

欲救之不能乃出兵東市遙為之勢其將揚醜
殺揚以應太祖揚將眭固殺醜將其眾欲北合
袁紹太祖遣史渙邀擊破之於犬城斬固盡收
其眾也典略曰固字白兔既殺揚醜軍屯射犬時有巫誡固曰將軍字兔而此邑名犬兔見犬其勢必驚馬宜急移去兔不從遂戰死

○公孫度傳

公孫度字升濟本遼東襄平人也度父延避吏
居玄菟任度為郡吏時玄菟太守公孫域子豹
年十八歲早死度少時名豹又與域子同年域
見而親愛之遣就師學為取妻後舉有道除尚

張揚

公孫度

書郎稍遷冀州刺史以謠言免同郡徐榮為董卓中郎將薦度為遼東太守度起玄菟小吏為遼東郡所輕先時屬國公孫昭守襄平令召度子康為伍長度到官收昭答殺於襄平市郡中名豪大姓田韶等宿遇無恩皆以法誅所夷滅百餘家郡中震慄東伐高句驪西擊烏丸威行海外初平元年度知中國擾攘語所親吏柳毅陽儀等曰漢祚將絕當與諸卿圖王耳魏書曰度語殺儀識書云孫登當為天子太守姓公孫字升濟升即登也時襄平延里社生大石長丈餘下有二小石為之足或謂度曰此漢宣帝

魏志八

十一

冠石之祥而里名與先君同社主土地明當有土地而三公為輔也度益喜故河內太守李敏郡中知名惡度所為恐為所害乃將家屬入于海度大怒掘其父冢剖棺焚屍誅其宗族晉陽秋曰敏子

追求敏出塞越二十餘年不娶州里徐邈責之曰不孝莫大於無後何可終身不娶乎乃娶妻生子胤而遣妻常如居喪之禮不勝憂數年而卒胤生不識父母及有識蔬食哀戚亦如三年之喪以祖父不知存亡設主奉之由是知名仕至司徒
○自松之案本傳云敏將家入海而復與子相失未詳其故分遼東郡為遼西中遼

郡置太守越海收東萊諸縣置營州刺史自立為遼東侯平州牧追封父延為建義侯立漢二祖廟承制設壇墠於襄平城南郊祀天也籍田

治兵乘鸞馬路九旒旄頭羽騎太祖表度為武威將軍封永寧鄉侯度曰我王遼東何永寧也藏印綬武庫度死子康嗣位以永寧鄉侯封弟恭是歲建安九年也十二年太祖征三郡烏丸屠柳城表尚等奔遼東康斬送尚首語在武紀封康襄平侯拜左將軍康死子晃淵等皆小眾立恭為遼東太守文帝踐阼遣使即拜恭為車騎將軍假節封平郭侯追贈康大司馬初恭病陰消為閹人劣弱不能治國太和二年淵脅奪恭位明帝即位拜淵揚烈將軍遼東太守淵遣使

卷之三

魏志八

十四

南通孫權往來賂遺

吳書載淵表權曰臣伏惟遭天地反易遇無妄之運王路未夷傾側

擾攘自先人以來歷事漢魏階緣際會為國效節繼世享任得守藩表猶知符命未有攸歸每感厚恩頻辱顯使退念人臣交不越境是以固守所執拒違前使雖義無二信敢忘大恩陛下鎮撫長存小國前後裴校尉葛都尉等到奉被勅誠聖旨彌密重紉累素幽明備著所以申示之事言提其耳臣書則謳吟宵則發夢終身誦之志不知足季末凶荒乾坤否塞兵革未戢人民蕩析仰此天命將有眷顧私從一隅永瞻雲日今魏家不能採錄忠善褒功臣之後乃令讒譏得行其志聽幽州刺史東萊太守誑誤之言猥興州兵圖害臣郡臣不負魏而魏絕之蓋聞人臣有去就之分田饒適齊樂毅走趙以不得事王故保有道之君陳平耿況亦觀時變卒歸於漢勒名帝籍伏惟陛下德不再出時不出遇是以懷悽懷慕自納望遠視險有如近易誠願神謨蚤定洪業奮六師之勢收河洛之地為聖代宗天下幸甚

魏略曰國家知淵兩端而思遼東吏民為淵所誤故公文下遼東因赦之曰告遼東玄菟將校吏民逆賊孫權遭遇亂階因其先人劫略州郡遂成羣凶自擅江表含垢藏疾冀其可化故割地王權使南面稱孤位以上將禮以九命權親義手北向稽顙假人臣寵受人

公孫度

臣之榮未有如權者也。狼子野心，告令難移。卒歸反覆，背恩叛主，滔天逆神，乃敢僭號。恃江湖之險阻，王誅未加。比年已來，復遠遣船越渡大海，多持貨物，誑誘邊民。邊民無知，與之交關。長吏以下，莫肯禁止。至使周賀、浮舟百艘，沈滯津岸。貿遷有無，既不疑拒。齎以名馬，又使宿舒隨賀通好。十室之邑，猶有忠信。陷君於惡，春秋所書也。今遼東玄菟奉事國朝，紆青拖紫，以千百為數。戴纒垂纓，咸佩印綬。曾無匡正納善之言。龜玉毀於匱，虎兇出於匣，是誰之過。歟。國朝為子大夫羞之。昔狐突有言：父教子貳，何以事君？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乃阿順邪謀，脅從姦惑，豈獨父兄之教不詳，子弟之舉習非而已哉？若苗穢害田，隨風烈火，芝艾俱焚，安能自別乎？且又此事固然，易見不及。鑒古成敗，書傳所載也。江南海北，有萬里之限。遼東君臣，無怵惕之患。利則利，所不利貴則義，所不貴。此為厭安樂之居，求危亡之禍。賤忠貞之節，重背叛之名。蠻貊之長，猶知愛禮。以此事人，亦難為顏。且又宿舒無罪，擠使入吳。奉不義之使，始與家訣，涕泣而行。及至賀死之日，覆眾成山，舒雖脫死，魂魄離身。何所逼迫，乃至於此？令忠臣烈將咸忿，遼東反覆，攜貳皆欲乘桴浮海。期於肆意，朕為天下父母，加念天下新定，既不欲勞動干戈，遠涉大川，費役如彼，又淖邊陲，遺餘黎民，迷誤如此。故遣郎中衛慎、邵瑁等，且

鬼志八

十年

先奉詔示意，若股肱忠良，能效節立信，以輔時君，反邪就正，以建大功，福莫大焉。儻恐自嫌，已為惡逆所見，染汙不敢倡言。永懷伊戚，其諸與賊使交通，皆赦除之。與之更始。權遣使張彌、許晏等齎金

玉珍寶，立淵為燕王。淵亦恐權遠不可恃，且貪貨物，誘致其使，悉斬送彌、晏等首。

魏略載淵表曰：臣前遣校尉宿舒、郎

中令孫綜甘言厚禮以誘吳賊，幸賴天道福助，大魏使此賊虜暗然迷惑，違莫羣下不從。眾諫承信，臣言遠遣船使，多將士卒來致封拜，臣之所執，得如本志。雖憂罪釁私懷，幸其賊眾本號萬人，舒綜同察可七八千人。到沓津偽使者張彌、許晏與中郎將萬泰、校尉裴潛將吏兵四百餘人，齎文書命服什物，下到臣郡。泰潛別齎致遺貨物，欲因市馬軍將賀達、虞咨領餘眾在船所。臣本欲須涼節乃取彌等，而彌等人兵眾多見臣，不便承受。吳命意有猜疑，懼其死，作變態。妄生即進兵圍取，斬彌、晏、泰、潛等首級。其吏從兵眾皆士伍，小人給使東西不得自由，面縛乞降，不忍誅殺。輒聽納受，徒充邊城。別遣將韓起等率將三軍馳行至沓，使領長史柳遠設賓主禮，誘請達、咨三軍潛伏，以待其下。又驅羣馬貨物，欲與交市。達

公孫度

谷懷疑不下使諸市買者五六百人下欲交市起等金鼓始震鋒矢亂發斬首三百餘級被割赴水沒溺者可二百餘人其散走山谷來歸降及藏竄饑餓死者不在數中得銀印銅印兵器資貨不可勝數謹遣西曹掾公孫所奉送賊權所假臣節印綬符策九錫十物及彌等偽節印綬首級又曰宿舒孫綜前到吳賊權問臣家內小大舒綜對臣有三息脩別屬耳之風慙為賊權汗損所加既行天誅猶有餘忿又曰臣父康昔殺權使結為讎隙今乃譎欺遣使誘致令權傾心虛國竭祿遠命上卿寵授極位震動南土備盡禮數又權待舒綜契闊委曲君臣上下畢歡竭情而令四使見殺梟示萬里士眾流離屠戮津渚慙恥遠布痛辱彌天權之怨疾將刻肌膚若天喪其業使至喪隕權將內傷憤激而死若期運未訖將播毒螫必恐長蛇來為寇害徐州諸屯及城陽諸郡與相接近如有船衆後年向海門得其消息乞速告臣使得備豫又曰臣門戶受恩實深實重自臣承攝即事以來連被榮寵殊特無量分當墮越竭力致死而臣狂愚意計迷闇不即禽賊以至見疑前章表所陳情趣事勢實但欲罷弊此賊使困自絕誠不敢背累世之恩附僭盜之虜也而後愛憎之人緣事加誣偽生節目卒令明聽疑於市虎移恩改愛與動威怒幾

鬼志八

十一

至沈沒長為負忝幸賴慈恩猶垂三宥使得補過解除愆責如天威遠加不見假借早當糜碎辱先廢祀何緣自明建此微功臣既喜於事捷得自申展悲於疇昔至此變故餘怖踊躍未敢便寧唯陛下既崇春日生全之仁除忿塞隙抑弭纖介推今亮往察臣本心長令抱戴銜分三泉又曰臣被服光榮恩情未報而以罪釁自招遣怒分當即戮為眾社戒所以越典詭常偽通於吳誠自今窮迫報效未立而為天威督罰所加長恐奄忽不得自洗故敢自關替廢於一年遣使誘吳知其必來權之求郡積有年歲初無倡荅一言之應今權得使來必不疑至此一舉果如所規上卿大眾翕赫豐盛財貨賂遺傾國極位到見禽取流離死亡千有餘人滅絕不反此誠暴猾賊之鋒摧矜夸之巧昭示天下破損其業足以慙之矣臣之樓樓念效於國雖有非常之過亦有非常之功願陛下原其踰闕之愆采其豪毛之善使得國恩保全終始始矣

明帝於是拜淵大司馬封樂浪公持節領郡如

故魏名臣奏載中領軍夏侯獻表曰公孫淵昔年敢違王命廢絕計貢者實挾兩端既恃阻險又怙孫權故敢跋扈恣

睚海外宿舒親見賊權軍眾府庫知其弱少不足憑恃是以決計斬賊之使又高句麗濊貊與淵為仇並為寇鈔令外失

公孫度

吳援內有胡寇心知國家能從陸道勢不得不懷惶懼之心因斯之時宜遣使示以禍福奉車都尉駸弘武皇帝時始奉使命開通道路文皇帝即位欲通使命遣弘將妻子還歸鄉里賜其車馬絹百匹弘以受恩歸死國朝無有還意乞留安子身奉使命公孫康遂稱臣妾以弘奉使稱意賜爵關內侯弘性果烈乃心於國夙夜拳拳念自竭效冠族子孫少好學問博通書記多所關涉口論速捷辯而不俗附依典誥若出曾臆加仕本郡常在入右彼方士人素所敬服若當遣使以為可使弘行弘乃自舊土習其國俗為說利害辯足以動其意明足以見其事才足以行之辭足以見信若其計從雖鄙生之降齊王陸賈之說尉他亦無以遠過也欲進遠路不宜釋駸駸將已驚疾不宜廢扁鵲願察愚言也

淵設甲兵為軍陣出見使者又數對國中賓客

出惡言吳書曰魏遣使者傅容聶嬰拜淵為樂浪公淵計吏從洛陽還語淵曰使者左駿伯使皆擇勇力者

非凡人也淵由是疑怖容瓊至住學館中淵先以景初元年步騎圍之乃入受拜容瓊大怖由是還洛言狀

乃遣幽州刺史母丘儉等賡爾書徵淵淵遂發

魏志卷八 十七

兵逆於遼隧與儉等戰儉等不利而還淵遂自

立為燕王置百官有司遣使者持節假鮮卑單

于壘封拜邊民誘呼鮮卑侵擾北方魏書曰淵知此變非獨出

儉遂為備遣使謝吳自稱燕王求為與國然猶令官屬上書自直於魏曰大司馬長史臣郭昕參軍臣柳浦等七百八十

九人言奉被今年七月己卯詔書伏讀懇切精魄散越不知身命所當投措昕等伏自惟省蠅蟻小醜器非時用曹值千

載被受公孫淵祖考以來光明之德惠澤沾溼滋潤榮華無尺寸之功有負乘之累遂蒙褒獎登名天府並以驚蹇附龍

託驥紆青拖紫飛騰雲梯感恩惟報死不擇地臣等聞明君在上聽政采言人臣在下得無隱情是以因緣詐讓冒犯愆

寃郡在藩表密邇不羈平昔三州轉輸費調以供賞賜歲用累億億虛耗中國然猶跋扈凌虐劉邊垂烽火相望羽檄相遠城

門晝閉路無行人州郡兵戈奔散覆沒淵祖父度初來臨郡承受荒殘開日月之光建神武之略聚烏合之民掃地為業

威震耀于殊俗德澤被于羣生遼土之不壤實度是賴孔子曰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向不遭度則郡早為丘墟而民

公孫度

係於虜庭矣遺風餘愛永存不朽度既薨殂吏民感慕欣戴
子康尊而奉之康踐統洪緒克壯徽猷文昭武烈邁德種仁
乃心京輦翼翼虔恭佐國平亂效績紛紜功隆事大勲藏王
府度康當值武皇帝休明之會合策明之計夾輔漢室降身
委質卑己事魏匪處小獸大畏而服焉乃慕託高風懷仰盛
懿也武皇帝亦虛心接納待以不次功無巨細每不見忘又
命之曰海北土地割以付君出子孫實得有之皇天后土
實聞德音臣庶小大豫在下風奉以周旋不敢失墜淵生有
蘭石之姿少念愷悌之訓允文允武忠惠且直生民欽仰莫
弗懷愛淵纂戎祖考君臨萬民為國以禮淑化流行獨見先
覲羅結遐方勤王之義視險如夷廿載忠亮不墮厥名孫權
慕義不遠萬里連年遣使欲自結援雖見絕殺不念舊怨纖
往來求成恩好淵執臨彌固不為利迴守志匪石確乎彌
堅猶懼丹心未見保明乃卑辭厚幣誘致權使梟截獻馘以
示無二吳雖在遠水道通利舉帆便至無所隔限淵不顧敵
讎之深念存人臣之節絕疆吳之讎昭事魏之心靈祇明鑒
普天咸聞陛下嘉美洪烈懿茲武功誕錫休命寵亞齊魯下
及陪臣普受介福誠以天覆之恩當卒終始得竭股肱永保
祿位不虞一旦橫被殘酷悔育養之厚念積累之效悲思不
遂痛切見棄舉國號咷拊膺泣血夫三軍所伐蠻夷戎狄駢

八 魏志八

八 八

逸不度於是致武不聞義國反受誅討蓋聖王之制五服之
域有不供職則脩文德而又不至然後征伐淵小心翼翼恪
恭于位勤事奉上可謂勉矣盡忠竭節還被患禍小弁之作
離騷之興皆由此也就或佞邪盜言孔甘猶當清覽憎而知
善讒巧似直惑亂聖聽尚望文告使知所由若信有罪當垂
三省若不改寤言功減降當在八議而潛軍伺龍衣大兵奄至
舞戈長驅衝擊遼土大馬亞死況於人類吏民昧死挫辱王
師淵雖寃狂方臨危殆猶恃聖恩悵然重奔與必歟臣矯制
妄肆威虐乃謂臣等曰漢安帝建光元年遼東屬國都尉龐
奮受二月乙未詔書曰收幽州刺史馮煥玄菟太守姚光推
案無乙未詔書遣侍御史幽州牧考姦臣矯制者今刺史或
儻謬承矯制乎臣等議以為刺史與兵搖動天下殆非矯制
必是詔命淵乃後仰歎息臣傷無罪深惟土地所以養人竊
慕古公杖策之岐乃欲投冠釋紱逝歸林麓臣等維持誓之
以死屯守府門不聽所執而七營虎士五百蠻夷各懷素飽
不謀同心奮臂大呼排門遁出近郊農民釋其耨鎛伐薪制
挺改案為檣奔馳赴難軍旅行成雖蹈湯火死不顧生淵雖
見孤棄怨而不怒比遣勅軍勿得干犯及手書告語懇惻至
誠而吏士凶悍不可解散期於畢命投死無悔淵懼吏士不
從教令乃躬馳驚自往化解僅乃止之一飯之惠匹夫所死

公孫度

況淵累葉信結百姓恩著民心自先帝初興爰暨陛下榮淵
累葉豐功懿德策名褒揚辭著廊廟勝衣舉履誦詠明文以
為口實埋而掘之古人所恥小白重耳襄世諸侯猶慕著信
以隆霸業詩美文王作孚萬邦論語稱仲尼去食存信信之
為德固亦大矣今吳蜀共帝鼎足而居天下搖蕩無所統一
臣等每為陛下懼此危心淵據金城之固仗和睦之民國躬
兵強可以橫行策名委質守死善道忠至義盡為九州表方
今二敵闕關未知孰定是之不戒而淵是害茹柔吐剛非王
者之道也臣等雖鄙誠竊恥之若無天乎臣一郡吉凶尚未
可知若云有天亦何懼焉臣等聞仕於家者二世則主之三
世則君之臣等生於荒裔之士出於圭竇之中無大援於魏
世隸於公孫氏報生與賜在於死力昔蒯通言直漢祖赦其
誅鄭詹辭順晉文原其死臣等頑愚不達大節苟執一介披
露肝膽言逆龍鱗罪當萬死惟陛下恢崇既育亮其控告使
疏遠之臣臣永有保持

二年春遣太尉司馬宣王征淵六月軍

至遼東漢晉春秋曰公孫淵自立稱紹漢元年聞魏人將討復稱臣於吳乞兵北伐以自救吳人欲戮其使

羊術曰不可是肆匹夫之怒而捐霸王之計也不如因而厚之遣高兵潛往以要其成若魏伐淵不克而我軍遠赴是恩

魏志八

十九

結遐夷義蓋萬里若兵連不解首尾離隔則我虜其傍郡驅略而歸亦足以致天之罰報雪曩事矣權曰善乃勒兵大出謂淵使曰請俟後問當從簡書必與弟同休戚共存亡雖墮于中原吾所甘心也又曰司馬懿所向無前深為弟憂也

淵遣將軍卑衍楊祚等步騎數萬屯遼隧圍塹
二十餘里宣王軍至今衍逆戰宣王遣將軍胡
遵等擊破之宣王令軍穿圍引兵東南向而急
東北即趨襄平衍等恐襄平無守夜走諸軍進
至首山淵復遣衍等迎軍殊死戰復擊大破之
遂進軍造城下為圍塹會霖雨三十餘日遼水
暴長運船自遼口徑至城下雨霽起土山脩櫓
為發石連弩射城中淵窘急糧盡人相食死者

公孫度

甚多將軍楊祚等降八月丙寅夜大流星長數十丈從首山東北墜襄平城東南壬午淵眾潰與其子脩將數百騎突圍東南走大兵急擊之當流星所墜處斬淵父子城破斬相國以下首級以千數傳淵首洛陽遼東帶方樂浪玄菟悉平初淵家數有怪犬冠幘絳衣上屋炊有小兒蒸死甑中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動搖占曰有形不成有體無聲其國滅亡始度以中平六年據遼東至淵三世凡五十年而滅

魏志八

廿

家討淵帝以淵已秉權故因而撫之及淵叛遂以國法繫晃晃雖有前言莫不坐然內以骨肉知淵破則已從及淵首到晃自審必死與其子相對啼哭時上亦欲活之而有司以為不可遂殺之

○張燕

張燕常山真定人也本姓褚黃巾起燕合聚少年為羣盜在山澤間轉攻還真定眾萬餘人博陵張牛角亦起眾自號將兵從事與燕合燕推牛角為帥俱攻嬰陶牛角為飛矢所中被創且死令眾奉燕告曰必以燕為帥牛角死眾奉燕故改姓張燕剽捍捷速過人故軍中號曰飛燕其後人眾滯廣常山趙郡中山上黨河內諸山

谷皆相通其小帥孫輕王當等各以部眾從燕
眾至百萬號曰黑山靈帝不能征河北諸郡被
其害燕遣人至京都乞降拜燕平難中郎將

春秋曰張角之反也黑山白波黃龍左校牛角五鹿毳根苦
蝮劉石平漢大洪司隸緣城羅市雷公浮雲飛燕白爵楊鳳
于毒等各起兵大者二三萬小者不減數千靈帝不能討乃
遣使拜楊鳳為黑山校尉領諸山賊得舉孝廉計更後遂彌
漫不可復數 典略曰黑山黃巾諸帥本非冠蓋自相號字
謂騎白馬者為張白騎謂輕捷者為張飛燕謂聲大者為張
雷公其饒鬚者則自稱于毳根其眼大者自稱李大
目張璠漢記云又有左校郭大賢左髭文入三部也是後

董卓遷天子於長安天下兵數起燕遂以其眾
與豪傑相結袁紹與公孫瓚爭冀州燕遣將杜
長等助瓚與紹戰為紹所敗人眾稍散太祖將

見志八

十一

定冀州燕遣使求佐王師拜平北將軍率眾詣

鄴封安國亭侯邑五百戶燕薨子方嗣方薨子

融嗣 陸機晉惠帝起居注曰門下通事令史張林飛燕之
曾孫林與趙王倫為亂未及周年位至尚書令衛將

軍封郡公尋
為倫所殺

張繡傳

張繡武威祖厲人驃騎將軍濟族子也邊章韓

遂為亂涼州金城麴勝襲殺祖厲長劉雋繡為

縣吏聞伺殺勝郡內義之遂招合少年為邑中

豪傑董卓敗濟與李傕等擊呂布為卓報仇語

在卓傳繡隨濟以軍功稍遷至建忠將軍封宣

張燕 張繡

威侯濟屯弘農士卒饑餓南攻穰為流矢所中
死繡領其眾屯宛與劉表合太祖南征軍涇水
繡等舉眾降太祖納濟妻繡恨之太祖聞其不
悅密有殺繡之計計漏繡掩襲太祖太祖軍敗
二子沒繡還保穰傳子曰繡有所親胡車兒勇冠其軍太祖愛其健手以金與之繡聞而疑
太祖欲因左右刺之遂反吳書曰繡降凌統用賈詡計乞
徙軍就高道道由太祖屯中繡又曰車少而重乞得使兵各
被甲太祖信繡皆聽之繡乃嚴兵入屯掩太祖太祖不備故敗太祖比年攻之不克太
祖拒袁紹於官渡繡從賈詡計復以眾降語在
詡傳繡至太祖執其手與歡宴為子均取繡女
拜揚武將軍官渡之役繡力戰有功遷破羌將
軍從破袁譚於南皮復增邑凡二千戶是時天
下戶口減耗十裁一在諸將封未有滿千戶者
而繡特多從征烏丸於柳城未至薨謚曰定侯

魏略曰五官將數因請會發怒曰君殺吾兄何忍特面視人邪繡心不自安乃自殺

子泉嗣坐與

魏諷謀反誅國除

張魯傳

張魯字公祺沛國豐人也祖父陵客蜀學道鶴
鳴山中造作道書以惑百姓從受道者出五斗
米故世號米賊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魯復行
之益州牧劉焉以魯為督義司馬與別部司馬

張脩將兵擊漢中太守蘇固魯遂龍襲脩殺之奪其衆焉死子璋代立以魯不順盡殺魯母家室魯遂據漢中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其來學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號祭酒各領部衆多者爲治頭大祭酒皆教以誠信不欺詐有病自首其過大都與黃巾相似諸祭酒皆作義舍如今之亭傳又置義米肉懸於義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過多鬼道輒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後乃行刑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爲治民夷便樂之雄據巴漢垂三十年

典略曰熹平中妖賊大起三輔有

魏志八

廿三

張脩駱曜教民緬匿法角爲太平道脩爲五斗米道太平道者師持九節杖爲符祝教病人叩頭思過因以符水飲之得病或日淺而愈者則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則云不信道脩法略與角同加施靜室使病者處其中思過又使人爲姦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習號爲姦令爲鬼吏主爲病者請禱請禱之法書病人姓名說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沈之水謂之三官手書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爲常故號曰五斗米師實無益於治病但爲淫妄然小人昏愚競共事之後角被誅脩亦云及魯在漢中因其民信行脩業遂增飾之教使作義舍以米肉置其中以止行人又教使自隱有小過者當治道百步則罪除又依月令春夏禁殺又禁酒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臣松之謂張脩應是張衡非

漢末力不能征遂就寵魯爲

鎮民中郎將領漢寧太守通貢獻而已民有地中得玉印者羣下欲尊魯爲漢寧王魯功曹巴西閭圃諫魯曰漢川之民戶出十萬財富土沃

四面險固上匡天子則為桓文次及竇融不失
富貴今承制署置勢足斬斷不煩於王願且不
稱勿為禍先魯從之韓遂馬超之亂關西民從
子午谷奔之者數萬家建安二十年太祖乃自
散關出武都征之至陽平關魯欲舉漢中降其
弟衛不肯率眾數萬人拒關堅守太祖攻破之

遂入蜀

魏各臣奏載董昭表曰武皇帝承涼州從事及武都
降人之辭說張魯易攻陽平城下南北山相遠不可

守也信以為然及往臨復不如所聞乃歎曰他人商度少如
人意攻陽平山上諸屯既不時拔士卒傷夷者多武皇帝意
沮便欲拔軍截山而還遣故六將軍夏侯惇將軍許褚呼山
上兵還會前軍未還夜迷感誤入賊營賊便退散行中平毗
劉曄等在兵後語惇褚言官兵已據得賊要屯賊已散去猶
不信之惇前自見乃還白武皇帝進兵定之幸而克復此近

魏志八

廿四

事史士所知又楊暨表曰武皇帝始征張魯以十萬之眾身
親臨履指授方略因就民麥以為軍糧張衛之守蓋不足言
地險守易雖有精兵虎將勢不能施對兵三日欲抽軍還言
作軍三十年一朝持與人如何此計已定天祚大魏魯守自
壞因以定之 卅語曰魯遣五官掾降弟衛橫山築陽平城以
拒王師不得進魯走巴中軍糧盡太祖將還西曹掾東郡郭
謙曰不可魯已降留使既未反衛雖不同偏攜可攻縣軍深
入以進必克退必不免太祖疑之夜有野麋數千突壞衛營
軍大驚夜高祚等誤與衛眾遇祚等多
鳴鼓角會眾衛懼以為大軍見掩遂降 魯聞陽平已陷

將稽顙匍匐又曰今以迫往功必輕不如依杜灌
赴朴胡相拒然後委質功必多於是乃奔南山
入巴中左右欲悉燒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
國家而意未達今之走避銳鋒非有惡意寶貨
倉庫國家之有遂封藏而去太祖入南鄭甚嘉

之又以魯本有善意遣人慰喻魯盡將家出太

祖逆拜魯鎮南將軍待以客禮封閭中侯邑萬

戶封魯五子及閭圃等皆為列侯臣松之以為張魯雖有善心要為敗

而後降今乃寵以萬戶五子皆封侯過矣晉鑿齒曰魯欲稱王而閭圃諫止之今封圃為列侯夫賞罰者所以懲惡勸善也苟其可以明軌訓於物無遠近幽深矣今閭圃諫魯勿王而太祖追封之將來之人孰不思順塞其本原而未流自止其此之謂與若乃不明於此而重燹爛之功豐爵厚賞止於死戰之士則民利於有亂俗競於殺伐阻兵杖力千戈不戰矣太祖之此封可謂知賞罰之本雖湯武居之無以加也

魏略曰黃初中增圃爵邑在禮謂中後十餘歲病死晉書云西戎司馬

閭續圃孫也為子彭祖取魯女魯夢說之曰原侯

子富嗣魏略曰劉雄鳴者藍田人也少以采藥射獵為事而時人因謂之能為雲霧郭李之亂人多就之建安中屬州郡州郡表薦為小將馬超等反不肯從超破之後詣太祖

太祖執其手謂之曰孤方入關夢得一神人即卿邪乃厚子禮之哀拜為將軍遣令迎其部黨部黨不欲降遂劫以反諸亡

命皆往依之有眾數千人據武關道口太祖遣夏肅討破之雄鳴南奔漢中漢中破窮無所之乃復歸降太祖捉其鬚曰老賊真得汝矣復其官徙勃海時又有程銀侯選李堪皆

何東人也與平之亂各有眾千餘家建安十六年並與馬超合超破走湛臨陣死銀選南入漢中漢中破詣太祖降皆復官爵

評曰公孫瓚保京坐待夷滅度殘暴而不節淵

仍業以載凶祇足覆其族也陶謙昏亂而憂死

張揚授首於臣下皆擁據州郡曾匹夫之不若

固無可論者也燕繡魯舍羣盜列功臣去危亡

保宗祀則於彼為愈焉

二公孫陶四張傳卷第八

魏書 國志八

